

雄鷹的背後人生（上）

· 許志傑 ·

空軍飛行員給一般人的印象，都是「天之驕子」、「傲視群雄」這類菁英階層的形容詞，殊不知飛行員也是人，只是職業特殊，工作與一般人不同而已。

若談起工作上的危險性，飛行可比常人要高得多，單就職業自由度來說，由於軍人肩負「效忠國家」、「保衛國民」與「作戰任務」等天職，無論承平或作戰時期，常常犧牲個人休假或超時執勤，承擔比普通百姓更高的生命風險與工作壓力，用自己的個人自由，換取全民享有自由的權利，也因為普羅大眾只看到飛行員光鮮亮麗的外表，予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再看那飛行服穿在身上，就認定他們是與眾不同的帥。

但卻少有人知道，他們一旦褪去飛行服，與一般人完全無異，一樣具有喜怒哀樂的心情，同樣受到家庭親友的情感寄託，筆者是一名空軍老飛行員的兒子，接下來將從我的觀點，向大家說明父親身為一名飛行老將軍，他一生報效國家的偉大事蹟，還有一般人難以體會的艱辛之處。

先父許銘昌辭世迄今，已經過了兩年，即便父親榮返天家，我們家人與空軍大家庭，仍舊維繫著深厚情誼。我並非職業軍人，甚至在服役期間僅是一名平凡的義務役「阿兵哥」，在服役之前，實在難以體會職業軍人之間的革命情感，也無從想像患難與共的同袍情誼。這一年多以來，我逐漸體會先父留給我們的寶物，並非物質上的產物，也不是家財萬貫的財富，而是與空軍大家庭的深厚羈絆。

父親是高雄市橋頭區（舊稱高雄縣橋頭鄉）仕豐村的鄉下孩子，打從臺灣光復後，在家鄉經常看到岡山空軍官校的飛機翱翔於藍天白雲，因為先父憧憬飛行，毅然決定報考空軍官校，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很少看見本省籍民眾願意當職業軍人，特別是考進空軍官校就讀的本省人，那又更少見了。

空軍官校畢業後，先父先到第一聯隊飛行，一開始先飛F-84噴射戰鬥機，後來單位換裝F-86軍刀機，由於先父飛行技術了得，深獲各級長官與學長青睞，被選上揚名海外的空軍雷



許銘昌老師穿著飛行服的照片，由英傑提供。

虎特技小組，也成為我國第一位進入雷虎小組的本省籍飛行員，他在臺南時期成家，在我出生後，承蒙當時蔣中正總統賞識，進入總統府先後擔任空軍副武官及空軍武官之職，也是唯一一位在蔣中正總統身邊待過的本省籍軍官。

離開總統府後，先父至第二聯隊擔任第四十一中隊副中隊長，其後接任中隊長乙職，剛到單位時飛F-86超級軍刀機，後來換裝F-104星式戰鬥機，三軍大學畢業後，分發至臺東空軍部隊訓練中心飛F-104戰鬥機，空軍志航基地成立第七聯隊時，先父成為第一任第七飛行大隊的大隊長，接著到空軍總部擔任考核組組長，之後調回第七聯隊，先後擔任參謀長、副

聯隊長及聯隊長等職位，並在副聯隊長任內晉升為少將，當時他年僅四十七歲，是當時空軍最年輕的少將，也是空軍第一位晉升少將的本省人。

聯隊長任期屆滿後，先父至空軍官校擔任教育長乙職，之後奉命成立空軍飛行部隊基地訓練指揮部（現今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的前身），民國七十六年調任金門防衛司令部，擔任副司令官職務，並在民國



許銘昌老師（作者父親）的飛行技術精湛，深獲各級長官肯定，獲選加入當時揚名海外的空軍雷虎特技小組【照片由作者提供】。

七十七年元旦晉升為空軍中將，成為第一位在金門副司令官任內，直接晉升中將的空軍將官，從金門返臺後，則擔任作戰司令部的副司令，並歷任空軍總部督察長、空軍防砲司令部司令、國防部常務次長、空軍副總司令等職，於民國八十三年屆齡退休。

前述是先父光榮的戎馬一生，在許多人看來是輝煌的成就，甚至帶有一些傳奇色彩，但對我而言，他就是一位再普通不過的父親，與一般人沒有兩樣，身為一名眷屬，成長過程中我的內心比一般人多了一分擔憂，擔心父親執行任務時發生危險，也比一般人少了許多親子相處的溫馨時光，記憶中的父親，只要我遇上休假，他幾乎都在值勤，年少時大約兩週見到父親一次，父親休假回家幾乎都在休息，鮮少與我互動，隨著他的職位愈來愈高，笑容卻也愈來愈少，一般人的父親，在家中多少會與家人聊到工作趣事或生活瑣事，先父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但凡工作上一切事情，他在家裡都是絕口不提的，直到退休後，偶爾才會提到從前在部隊中發生過的趣事或是危機，我才漸漸瞭解一名戰鬥機飛行員，內心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也由衷欽佩戰鬥機飛行員具有強大的抗壓性及健全的心理素質。先父



作者父親許銘昌老師（右五紅圈處）服務於雷虎特技小組期間，與團隊成員合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生前提及，他年輕時常常受到內心熱血沸騰影響，大膽嘗試許多高級飛行動作，直到晚上睡前，自己回想起來都感到害怕，他說飛行員重要的是膽大心細，遇到再大的問題，也一定要冷靜思考，母親曾提過，當我還在她肚子裡，我們住在臺南飛雁新村，村裡都住第一聯隊的飛行員，左右鄰居是曾任第五聯隊聯隊長的王正雄叔叔和曾任空軍副參謀長的林隆獻叔叔，在當時先父是上尉飛官，兩位叔叔則是中尉飛官，從前飛雁新村每天上午有交通車來接飛官到基地，下午六點左右除了執勤飛官外，一樣用交通車



許銘昌老師當年秉持「人機共存亡」的精神，為保全戰機，捨棄最安全的跳傘求生，而是將油料清空，冒險以機腹平安著陸【照片由作者提供】。

載回村子，當時家家戶戶都裝設室內電話，在民國五十年初，對一般人而言，擁有家用電話是何等稀奇的事，但是村裡的家眷沒有一個人希望聽到電話響起，因為只要電話打來，多半是家中男主人出事情了，母親說：「有一天到了回家時間，全村男主人都沒人回來，各家的電話都沒有響起，沒人敢問究竟發生什麼狀況，直到晚上七點左右，交通車總算回來了，飛行員們各自散開回家吃晚餐，大家很有默契，絕口不提為什麼耽誤一小時回家，直到晚間八點多，當時聯隊長帶著第十一大隊大隊長和一群長官來到村裡，直奔我們家要拉著你爸去慶功」，這才知道先父當天起落架故障，飛機在海外盤旋，無法返場落地，塔臺當時要求父親跳傘，先父卻堅持不願意。

當年機場設備不如現代進步，飛的又是噴射戰鬥機，起落架故障最保險的處置方法，那就是棄機跳傘，但先父深知當時國家經濟匱乏，噴射戰鬥機的價值不斐，於是在海外將燃料耗盡後，用機腹著地方式，將飛機平安救回，母親聽完後很生氣，質問先父：「你有沒有考慮到肚子裡的孩子」，聽說父親只是笑著說：「飛行員和飛機一起出去，也要一起回來，否

蔣中正總統當時是國家精神領袖，筆者父親（紅圈者）跟在他身旁做事，可謂光宗耀祖【照片由作者提供】。



則就要一起摔了」，那是老一輩飛行員的觀念，卻讓我深受感動，只因當年老飛行員與飛機共存亡的愛國使命感，是造就臺海長期和平穩定的重要關鍵，後來我曾問過母親：「是否後悔嫁給飛行員？」她說到：「每次你爸一出門就像是丟掉了，等回到家才是撿到的，這是飛行員眷屬當時的普

遍感受。」

先父被調到蔣中正總統身邊擔任空軍武官時期，我們家也從飛雁新村搬到臺北外雙溪，位於東吳大學附近的士林官邸眷村居住，記得當時隔壁



許銘昌老師（紅圈處）當年是蔣中正總統的空軍武官，常陪同出席各類活動【照片由作者提供】。

是海軍武官汪希苓伯伯，再隔壁是擔任總統秘書的秦孝儀伯伯，村子裡戶數不多，都住總統官邸的重要幕僚，隨扈或管家則是住在軍事情報局附近的士官眷村，搬到新的眷村，家屬壓力比起飛行員眷村要小多了，但有時整個村子的男主人一夕之間都消失不見了，短則一週，有時長達一個月都了無音訊，原來是蔣中正總統當時去梨山或日月潭避暑，偶爾心血來潮會去金門前線視察，這些行程都完全保密，但村裡大家都知道，跟著蔣中正總統是相對安全的任務。

先父在總統府任職期間，發生過很多趣事，先父退休後，曾提及當年蔣中正總統是國家的精神領袖，能跟在他身邊，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舊時在一般人眼裡，蔣總統就像古代皇帝一樣，但凡經過實際相處，就會知道他對待部屬非常慈祥。

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先生，有一回應邀訪問日本，特別向蔣中正總統借調先父隨他出訪，要求父親陪同的主因，是因為家父幼年臺灣是日據時代，他曾接受日本教育，所以日文讀寫能力不錯，那次家父隨著蔣經國先生訪日，不但順利達成任務，更建立他和蔣經國先生近三十年的深厚交情。（未完待續）

·空幼十三期校友 孝胥 撰文·

道與理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時之強弱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道，可道，非常道（註一），名，可名，非常名（註二），天下之理，不可盡，天下之性，不可盡，古昔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綜理天下事，理勝力為常，力勝理為變（註三），天底下萬事萬物，執拗不過一個理。

註一：第一、三個「道」是名詞，意謂宇宙萬物的本源，第二個「道」是動詞，意謂「說出」；「常」是指永恆的。

註二：第一、三個「名」是名詞，意謂名稱、概念，第二個「名」是動詞，意謂稱呼、命名。皆語出《老子》乙章。

註三：理：公理。力：強權。常：正常。變：變異、不正常。